

少数民族故事传说

李星华

记录整理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主编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主编

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

李星华记录整理

封面设计：黄永玉

插图：沙更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白族民間故事傳說集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502 字數134,000 開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6 $\frac{1}{16}$ 插頁14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價(3) 0.77元

关于白族的几点情况(代序)

一 自然环境和經濟生活

从昆明搭上向西去的公共汽車，在叢山中，时而爬上極目四望千山万壑都在眼底的山嶺，时而降到了像是脚跟有了着落使人感到困頓漸消的山間坝子。在整整兩天的途程里，第一天翻过第一座高嶺吉山坡，第二天翻过一座更高更長汽車需要走兩個多鐘头的天子庙坡，翻过高达海拔兩千六百公尺号称滇緬公路最高点的这个高坡的極頂，接連再翻过一座虽然并不很高很長却是十分險陡的紅崖坡，这样，經過長途顛簸滿身塵土的旅客們松了一口气，汽車走上了比較平坦的道路，接近就將到达的目的地。要是汽車不發生意外的拋錨，这天的黄昏便可望見一座墨藍色的像是从地底突然湧出的高山巍然聳立面前，开始只能見到山峯，漸漸才能看到山脚。当看到山脚的时候，在山的东面也就看到了被落山的太陽照得耀眼的一角湖水，也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一座城市。这座聳立的高山便是有名的蒼山，这看得見一角的湖水便是有名的洱海，这一座城市便是同样有名的下关。

下关座落在蒼山和洱海的南头，依傍着蒼山十九峯南端最末一峯的斜陽峯，面临着洱海的一端，从洱海瀉出的水，就繞过

这座城市，穿过一个山口，流入了漾濞河。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首府，过去大理专区的专署和中共大理地委会都设在这里。

从下关出发顺着公路向北走，公路的西边是苍山，东边是洱海，经过世界著名的大理石产地的大理，到达邓川城南十里紧靠上关的沙坪，这段公路全长九十多华里。沙坪街正座落在苍山和洱海的北部尽头，苍山第一峰云弄峰高耸在街的背后，洱海则在街脚下和从洱源流来的海尾河汇合。从沙坪经邓川顺着公路再往北走，经过洱源直到剑川的北部；从下关往回走，经凤仪、祥云到弥渡；从下关顺着公路向南走，经过永建到巍山；越过苍山，西面一大片重叠的丛山；渡过洱海，翻越鹤足山到了宾川；这么一大片地区，就是一九五六年成立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如果打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这块地区恰好位置在金沙江和怒江两条大江的中间。

到了大理白族地区，所有的人首先被美丽的自然景色吸引住了。著名的点苍山，永远成为到过这里的古今诗人感兴的源泉。这座像锦屏一样的高山，从北头的云弄峰到南头的斜阳峰，一共有十九个山峰，十九个山峰间有十八道溪流，每座山峰和每条溪流都有自己独特的令人忘返的景物。如果到了大理和上关中间的喜洲，站在喜洲东边洱海的边沿，可以望见苍山的全貌，数清每一座山峰。清晨的苍山常常为云雾所缭绕，有时一条白雾把山腰切为了两段。苍山的顶上是一个神奇的世界，那里有参天的密林，有经年不化的积雪。明代诗人杨慎用《渔家傲》的调子歌咏滇中景物的《月节词》，其中一首的前面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五月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①边人卖雪，冰碗

① 双鹤桥在大理城南关外。

啜，調梅點蜜和瓊屑。

《大理縣志稿》載有僧天祥七絕《賣雪詞》一首也寫到了這件事：

雙龍關里百花香，銀海逶迤抱點蒼。六月街頭叫賣雪，行人錯認是瓊漿。

這首詩下有註說：“大理蒼山雪六月不化，市上賣之，猶吳下之賣冰也”。

同樣著名的洱海，也同樣成為許多詩人讚詠的中心。雲南地方的人，習慣把大的湖泊稱為海子，洱海不是海，但湖水的碧藍，卻確實和大海很是相像。洱海東邊傍着奇峭的東山，山影倒在湖里，西邊沿岸則散佈了許多村落，有的地方村落和着綠樹帶着稻田伸入到了湖中，每當晨曦升起或夕陽降落的時候，湖面出現了變幻莫測的奇異的光彩。下關、大理的人們享受着蒼山和洱海的天然的美的賜予，鄧川則有着自己可以夸耀的西湖，洱源有發源自巽谷山滿是茈薔花的茈薔湖，劍川也有令人心曠神怡的劍湖。在這湖光山色中，到處是被溪流灌注長着好莊稼的稻田，春天一片碧綠，夏天金黃一片。

花木在這個地區是繁多的。這裡號稱“四季皆春”，因此四季都不缺乏花朵。引起不少人注意，到處都有大青樹，當地人把它叫作“風水樹”，這是在北方見不到的一種喬木，樹葉極為茂盛，蔥蘢聳立，濃蔭蔽地，經年都不凋落，樹根像龍爪，牢固地盤結在地上。這是青春和生命的象徵，誰見了都會禮讚的。大理城裡許多街巷都有溪流流過，幾乎每一家人都喜欢種花，街上還有好幾家花木成蔭花香馥郁的花園茶社。

被羣山環抱到處都是溪流和樹木的洱源城郊，有不少村子酷似成都平原最美麗的農村，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成都人楊慎，有

一首七律《浪穹县》^①，这样描写洱源：

鳬雁唼唼菱荇光，翡翠搖搖蘭荇香。古寺雙林帶烟郭，平湖十里通春航。遠夢似曾經此地，遊子恍疑歸故鄉。桃園仇池到處有，萍浮梗泛悲蒼茫。

要是深入蒼山西面的叢山，那里又是一番景色：行走 在 高插入云崎嶇不平的山道上，可以望見對面為 雲霧籠罩 或陽光照亮的各色各樣的無數山峯，可以俯視山下的小山和山谷底里長滿庄稼點綴着小村和市鎮的埧子。山上下雨了，山谷底里或叢山遠處的某幾個峯頭和這些山峯包圍的埧子，却沐着陽光，在晴雨接界處，陽光和雲霧幻變出許多色彩。

洱源西面鳳羽境內，有一座高聳羣山之上名字叫做烏弔山的禿山，每年的舊曆七八月間，可以看到絡繹的人羣，背着松明，肩着頂端繫有菱形網子的長竹竿，在月黑有霧的晚上，爬上山頂，燃亮用松明架起的篝火。這是打鳥。在這樣的夜晚，烏弔山為一堆堆的篝火所照亮。火光透過山上的雲霧，放出彩色的光芒，坐在火邊的人們，影子會倒映空中。要是天氣好，比如風不太大，霧不太濃，篝火燃起不久，就可以聽見由遠而近的嘎嘎的鳥聲，先是一隻兩隻，然後就來了一羣，拍打着翅膀向篝火撲來，有時甚至撲到打鳥人身上。打鳥人像是撈取裝在桶里的魚，舉起網就抓住了。如果沒有網，甚至只須用一根棍子。烏弔山的打鳥是十分富於詩意的，它是當地的奇蹟之一，這個奇蹟，科學家至今還不能解釋得很清楚。圍繞這一奇蹟，當地羣眾傳述着奇異的傳說。

美麗的變化的自然景物，成為了白族人民的幻想的一個源

① 洱源古稱浪穹。

泉，構成許多民歌和傳說的內容，并使这些民歌和傳說有了迷人的色彩。洱海蒼山旧历冬腊月間出現的一种風暴，产生了著名的傳說“望夫云”；周城蝴蝶泉蝴蝶聚会的奇跡，产生了同样著名的“蝴蝶泉”的傳說；下关市內四季不停的大風，蒼山頂上終年不化的积雪，洱海湖面上中秋夜晚迷人的月光，上关花树村里曾經有过的远近聞名的奇花，都各产生了一些傳說，这就是当地人所說的風、花、雪、月。这些景物，自然也被咏入了白族的民歌。甚至，有些汉族的故事，經過白族人民的口傳，也渲染上了当地人民喜爱的或習見的自然景色。比如魏徵丞相斬金角老龙的故事，在白族人民的口头傳說中，增加了金角老龙变成彩色的虹的情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傳說，在白族的“打歌”中，故事的男女主人变成了原始社会中穴居野处的人物。自然景物不是产生民歌和傳說的社会根源，但却常常是这些民歌和傳說的感兴的因由。人和社会永远离不开大自然，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人对周圍自然的理解，自然环境也往往影响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社会生活。白族人民的优美的自然环境，对白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对他們所創造的民歌和傳說都有不小的影响。

生活在这样美丽的环境里的白族人民，靠着自己的双手，过着勤劳的日子。蒼山洱海之間坝子里和县城城郊，白族和汉族弟兄一起，靠着种地过活，春夏之交，这些地方到处是灌滿了水的綠油油的稻田，稻田的海洋里有着一片又一片种着菸叶的旱地。这里土地肥沃，溝渠和湖塘到处都是，庄稼長得很好。喜洲附近的几个乡，一九五六年出現了不少千斤社。

除了主要从事農業生产，住在城鎮的一部分白族也經營商業，有的还办工厂。喜洲过去曾有过身兼大地主開設近代工厂的白族的資本家。走到喜洲鎮子外面，靠着洱海，可以看到这样

的住宅：洋式的門柱上掛着詩禮傳家的對聯，水門汀的大門頂上塑着麒麟送子和雙獅搶寶，中國老式的屋簷下忽然出現洋式的晒台和門窗。這樣的建築又和旌表節孝的牌坊相對。

洱海、茈萼湖、劍湖和連貫這些湖泊的河流中都出產各種魚類，因此魚業在白族人民生活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大理、賓川、鄧川和鳳儀等地打魚的都很多，洱海東岸的海東打魚的尤其多，洱海中有的人家一家子就生活在大木船上。洱海出產的弓魚，除了供給當地人民食用，還向緬甸、印度、越南等國出口。除了弓魚，在沙坪還出產油魚和丙穴魚。這三種魚各有各的性格：弓魚逆水上游，永不回頭，游不上去就弓着腰射向前面，以至沿着蒼山十八溪的溪流上了蒼山的山頂；油魚身上含有很多油質，沙坪、喜洲等地的人吃這種魚，只須放在白水裏煮，就可煮出許多油來；丙穴魚出產在沙坪魚潭坡的深洞中，閃電打雷才出來，終年只能獲得幾尾。大理一帶流傳着關於這三種魚的傳說。

白族是勤勞而又富有智慧的民族，這個民族有自己很出色的手工業，劍川的木匠和洱源的泥水匠，出了很多有名的藝人，這些工匠不僅在白族地區受到人民的歡迎，而且有些到了印度、緬甸和英國，得到那些地方的人的稱贊。

白族地區經濟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在坝子里，白族和漢族生活在一起，經濟是比較發展的，特別是解放後，許多人都過着比較富裕的生活。山區的生活則比較窮苦。洱源西面的山區被稱為高寒山區。這個地區，氣候並不特別寒冷，高寒的寒，正確的解釋應該是貧寒。解放好幾年了，由於原來極為窮困的底子，山區羣眾的生活比起解放前雖然已有一些改善，但仍然過着窮苦的日子。這裡的生產很落後，直到現在，有些地方種庄稼還用的是比較原始的“刀耕火種”老辦法，那就是：用一把二尺多長的大

磨刀砍伐林木，碗口粗的松树只須兩三刀就放倒了。一片蒼郁的叢林倒下去，放一把火，燃焦的地面就变成了耕地。這塊地面種一兩年庄稼，不再使用，于是再砍伐新的叢林。這樣的耕地有燒過的草木灰作天然肥料，是不施肥的，也很少鋤草，可以說，種子丟在地里，它的命運就完全聽其自然了。正是這樣的生產，有的人的日子是：一年四季種地，一年四季收割，一年四季吃不飽。山區和外界的交通很不方便，除了趕山里煉鉄街的集市，不少人是一生也不到縣城的。人們靠自然的賜予，用遍山生長的樹木蓋屋子，用木头和石頭作家具，用山上盛產的核桃熬油，用自己栽種的綫麻織布，用自己砍來的柴燒火塘，西山附近的喬后井供給着食鹽。這樣，山區就過着幾乎可以說完全自給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使山區和坝子隔絕起來，特別是在解放前，山區的人是完全不知道坝里的事的。縣長告訴我們，共產黨沒來進行宣傳教育前，沒有人知道中國和日本打了八年仗，甚至連那時雲南的省主席是龍雲也都沒有聽說過。

二 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

白族是謙虛好客生活樸素的民族，這樣的可愛的品質在高寒山區里顯得特別突出。山區是窮苦的，但陌生的客人却到處都會得到最為熱情的招待。主人用親手采來的核桃塞滿客人的衣袋，用盛一大杯自己采得的蜂蜜款待客人，要是你客氣推讓，就會使作主人的大大生氣。這裡的人們沒有虛偽的客套，也沒有封建禮教的束縛，任何一個陌生人走進了那簡陋的木屋，坐在火塘旁邊，儘管語言不通，也會感覺生活在自己的親屬里面。

白族和漢族的关系很密切，在坝子里，白族和漢族雜居在一

起，風俗習慣和經濟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几乎所有的白族都能說很流暢的漢語，而漢族的婦女也有不少穿着白族婦女的裝束。坝子里居住的白族，住的房子和男子的服裝，同漢族沒有兩樣，只是婦女的裝束和漢族有些不同。白族沒有結婚的婦女，額頭上都圍一張折疊作長条形上面挑有花紋的手巾。手巾上或者壓一頂名叫小帽的瓜皮帽，或者壓一頂上面縫了許多銀質小釘的鰲魚形的鼓釘帽，或者是用辮子把手巾纏繞起來。結了婚的婦女則不戴小帽或鼓釘帽，而用手帕包頭。不論姑娘媳婦，一般婦女身上都穿着齊膝的大襟衣服，上面罩一件像坎肩一樣的領褂，腰上繫圍裙，圍裙上繫着兩頭挑有花紋的飄帶和綉有花朵的腰帶。領褂的右襟絆上掛一條銀掛鏈，掛鏈的上端用紅絨繩結在紐上，下端繫一對塞在圍裙里面的銀質的針綫筒子。很多婦女都不穿襪子，赤腳穿一雙草鞋，或者赤腳穿一雙鞋幫很窄、鞋面綉花、鞋尖翹起、鞋后跟搭一塊六角形綉花布的白節鞋。從圍裙上飄帶的繫法或從姑娘們鼓釘帽的形式及戴法，可以分辨是那個縣區的人。

從洱源經過鳳羽，進入西羅坪山，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這裡的居民幾乎全是白族，白族固有的風習和特點在這個地區保存得最多。一走進西山，首先引起人注目的是山區白族所住的房子，那是用木头搭成的，碗口粗細的木头疊起來作牆壁，用木片或樹皮蓋屋頂。木头疊成的牆，木头与木头的中間自然形成很多縫隙，這就算作窗戶，白天不明亮，月夜坐在黑屋里，四壁透進月光，可以望見月亮和星星。利用這樣的縫隙，對面的牆壁間可以在距屋頂只有兩三尺高的地方搭几根木头，再鋪上木板，這就有了一間頂棚，上面可以儲藏包米和核桃等等，人們要取用這些東西，只須用腳踩着壁上的縫隙，就可以十分方便的爬到頂上

去了。在这样的木屋中，每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燒有火塘。据說有了火塘煙火的燻烤，屋子才結实耐久。这使人引起遐想的火塘，是一堆柴火，上面放一架可以安放燒飯鍋子的鉄三脚架。比較穷苦的人家火塘生在地上，靠近火塘有用石头支起的木板，上面放一張草蓆或老羊皮，这就是睡覺的地方了。講究一点的人家，火塘升了起来，燒在四周有木框用土或石头砌起来的台上，靠着火塘睡覺的地方，也跟着升了起来，和火塘一样高。西山地区是很难看到灯油的，火塘的火焰就作为了灯光。为了招待客人或細看什么东西，就在一塊石头上或者是可以掛起来的鉄片上燃燒劈得很碎的小木条，这就是点灯了。这个地区的小学校，到了夜里，每个学生的書桌上都放一片瓦、一塊磚或者是一塊石板，上面燃着松明或小木条，就借着这跳躍的火焰光自習。这里的人們，不論男女老幼，都披一塊羊皮或兩張羊皮縫成的背心。这羊皮或羊皮背心，天热毛朝外涼快，天冷毛朝里暖和，如果碰上下雨，还可以当作雨衣。山里的妇女也穿領褂、繫圍裙，只是質料很差，十分破濫。妇女們的头上用黑布或藍布包着很大的包头。据說，愈是富有，包头就愈大。好多妇女把包头当作儲藏室，里面除了裝針綫一类小物件，还可以裝許多核桃和包米。有时，包头还可以当被子盖，当雨衣用。这里的白族，除了个别干部和小学校里的教員、学生，懂得和会說汉話的人很少，一个不会說白族話的汉人到了这里，除了用手勢是沒有別的办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

白族的妇女不論在劳动中，在家庭里，在社会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在坝子里或山区里，一切主要的吃力的劳动，比如下地种田、上山砍柴，妇女和男子干得一样活躍。走在街道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店舖里坐的是女掌櫃；走在通往市鎮的大路上，

我們可以遇見許多背筐挑担的妇女。在家庭里，妇女的地位很高，好多对外的交涉，常常是由妇女出头来办理。据当地人說，邓川、洱源一带曾被人称作女兒国，有的人或者說唐僧取经路过的女兒国就在这个地方。正是由于妇女在生产上所佔的地位，比較起汉族妇女来，白族妇女在恋爱上是自由得多了：沒有出嫁的姑娘，可以自由和自己恋爱的男子来往；妇女的結婚虽然得完全听命于父母，但結婚后的妇女仍可与过去相恋的男子来往；妇女对結婚不满意，虽然不能离婚，却可以自由返回娘家，在娘家和自已相爱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每年旧历四月升三到升五，是大理一带白族狂欢的盛大节日“繞三灵”。人們从自己的家里出發，第一天晚上宿在喜洲附近的聖源寺，第二天宿在金河乡的河湊城，最后繞到馬九邑就各自回家去了。聖源寺和河湊城的宿地都有茂密的叢林，前者有溪流从林中繞过，后者紧靠着洱海的边沿，都是春暖花开时景色最为迷人的地方。这是青年男女恋爱的节日。在这样的节日里，青年男女穿上最漂亮的服裝，伴着自己的爱人，同歌、同舞、同住，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丈夫也不能禁止、干涉。和大理“繞三灵”性質相同的节日，在劍川还有每年春季举行的繞海会和每年旧历八月举行的石宝山会。山区的白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比坝子里还要自由，在婚姻方面，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羣婚制的殘余。

談到宗教信仰，坝子里和山区的白族都信奉着本主。这是一种与祖先崇拜有关的英雄崇拜，是白族特有的信仰。差不多每个白族的村子都有傳說对本村人民有特殊功勋的神奇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得到大家的公認就被奉为本村的本主，一村的人也就一致認為自己是这一本主的子孙。每个本主都有本主庙，里面供着本主的木像或泥像。每逢本主的生日那天，举行大的祭祀，

給本主祝壽，叫作本主會，這是村里最盛大的節日，全村男女老少都要到廟里去跪拜，要是能集到較多的錢，就要請演戲班子在本主廟前唱戲，不能唱戲也要請有名的藝人唱大本曲。人們有了疾病或疑難都到本主廟去祈禱，甚至家里殺豬吃好的飲食都要先到本主廟去上供。

除了信仰本主，在其他許多方面，白族的信仰和漢族是很相似的。比如對於祖先的崇拜，白族家里也都供奉“天地君親師”，供奉祖先：一大張紅紙上，正中用大字寫着“本音某氏門中歷代內外老少宗親之靈位”，兩邊寫着幾代祖宗的名諱，左邊是祖考，右邊是祖妣。清明上墳和七月半祭祖，和漢族一樣，同樣也是白族極為重要的節日。山區的白族和江南及四川的漢族一樣，還很相信巫神。大人小孩生了病，要是祈禱本主不靈，就請男巫或女巫作法。巫神繞着病人跳躍，拿着病人摸過的東西，到房前房后去喊魂，據說這種儀式和楚湘一帶漢族的招魂是很相像的。除了本主、家神和巫神，坝子和山區的白族都相信佛教。考察白族的历史，白族和佛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些野史記載，蒼山洱海地區向來就有“妙香國”的稱號^①，蒼山被稱為釋迦牟尼佛講經聖地的靈鷲山，蒼山對面的鷄足山又被傳說是釋迦牟尼大弟子迦叶入定的地方。大理聖源寺有木刻的《白國因由》，敘述白國開國的由來，說是蒼山地區山青水秀，釋迦如來和觀音都在這里修行，後來印度阿育王^②就把名叫驃信直的第二個兒子封在這

① 《新唐書·南詔傳》說：“南詔或曰鶴拓。”據《新纂雲南通志》的考釋，鶴拓是梵語乾陀羅的異譯，而乾陀羅的意義為香，乾陀羅即可譯作妙香國。可見妙香國的稱謂，很早就有了。

② 阿育王即阿輸迦，意譯為無憂王，為孔雀王朝繁盛時代的最后一个君主，宣佈佛教為國教，成為佛教的大護法，公元前二七三年（周赧王四十二年）登王位，約死於公元前二三七年（秦王政十年）。

里，驃信直号称神明天子，又叫五百神王，是白王的始祖。这些傳說，自然是不可靠的。《白国因由》更显然地是佛教傳播者所編造的“神話”。但从这些傳說，可以看出佛教在大理地区的影响。除了这些傳說，据《新唐書：南蛮傳》所載，乾符元年，建都于大理附近的南詔發兵攻成都，当时高駢作西川节度使，派遣使节議和，可是“自南詔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①不肯拜”。最后想出的圓滿解决办法是：

驃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龙与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返。

据《南詔野史》等書記載，段氏大理国有好几个国王“避位为僧”。据《新纂云南通志》所載，騰冲县北干峨山有白王墓碑一座，上截正中刻“白王□□□”等字，下截正中刻“□□□李观音庆□□□”等字，方国瑜考証說李观音庆四字是人名，并說：“自段高以后之用三字为名者，多一姓一名参以佛号，有用般若者……，有用药师者……，有用难陀、舍利、圓通諸号者……而用佛号者以观音名为多……。”直到現在，在白族中还可以找到用佛号取名的人，比如去年我們在邓川县的漁潭会上找到一个住在花树村会唱歌、会講故事的老太太，她的名字便叫作楊观音。从这些可靠的事实也可說明佛教在白族中的重要地位。和汉族一样，在白族里也流行儒釋道一家的說法，鳳羽西关有一座当地最大的庙宇供奉釋迦、孔子和老君，名字就叫“三教寺”。

三 汉族文献中关于白族历史的記載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而且很早就和汉族有了

① 酋龙即世隆，当时的南詔王。

关系。据学者们考证，白族是远古时代就定居在洱海沿岸的当地居民。洱海和它的上游古称西洱河，洱海过去又叫昆明，因此西洱河又名昆弥川；大理古代称为牂榆，因此洱海又叫牂榆泽或简称牂泽，西洱河则又称作牂榆河。也就因此，过去认为只有汉族才尊贵其他都是蛮夷的一些汉族史书把白族称作“西洱河蛮”或“河蛮”。白族在古代建立过白子国和昆弥国。据《史记》记载，在汉初的时候，白族还过的是游牧生活。《西南夷传》说：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徼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顾炎武在《肇域志》里谈到白族的起源：

（汉武帝）时白崖^①有天竺白饭王之后名仁果者，称白王，为众所戴。天子封为滇王，仍治白崖，躡^②世乃绝。白人之名始此。……（武侯）时仁果十五世孙龙佑那能抚其民，号大白子国。

说“天竺白饭王之后”自然是不可信的，说白族的名称和白崖有关，却不能说没有道理。在汉代数百年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 据《新纂云南通志》说：“白崖城即今凤仪之红崖平原。红崖在清代尚称白崖，后因避白字而改名。今红崖有古城村，又名白王山，即白王故地也。”据《雍正志》说：“旧名白崖甸，以西山崖石如雪，因名。”

② 即庄蹻。《史记·西南夷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